濯纓亭筆記

濯纓亭筆記卷八

長洲戴冠章甫

易爲萬世文字之祖周孔之文莫或過之然時有聲韻諧協者非有心於排比也文之至精而律度自合也如睽之初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漸之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乾之文

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古音戸豐之彖辭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凡此類皆若有音韻然者與書之賡歌詩之協韻寔同一道耳

易咸卦上六象曰滕口說也按字書滕張口騁辭貌滕直作滕不必如本義云與騰通用也古註曰滕兢與也所兢者口無復心實

廣德州祠山神廟有埋藏之異州民歲殺牛祀

神爲坎於庭以牛及器皿數百內於中明日發視皆空不知所在乎意此必巫祝乘夜盜之愚民不知遂以爲異耳長民者遇此等事當絕其利源而邪說自止若於祭後以其牛盡班諸窮民或令守視至明日不失即以與之如此則巫祝失利妖妄自息矣然祠山者固淫祀雖廢而不舉可也

俞文豹吹劍錄述其兄文龍論孔明一事其說甚謬然世有惑之者文龍謂孔明不當奉備自

立爲王曰如亮之見則魯與周同姓孔子亦可奉之爲王矣此論若近正而實不然夫孔子之時周室雖微然天下猶以爲共主非若獻帝之寄命於曹氏而旦夕不保也周元王之後猶九傳而失天下非若漢統告絶於期年之近也且朝無僭逼之臣如曹操者孔子安得無故奉魯而稱王哉備之稱王在建安二十四年當是時操已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駸駸改物之漸矣雖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猶不勝其憤起兵討之

不克而死況備乃帝室之胄同姓之親安忍坐視漢室之滅亡哉其自王於蜀不得已也文龍又曰獻帝播越備不使一介行李請命於行在亮亦無一言相及斯言尤不察理勢之甚矣是時獻帝在操掌握一后猶不能庇而爲所弑覬帝見操不任其懼有垂恩相捨之言是其身且不自保備雖有請帝亦何以處分哉操方朶頤漢鼎孔明奉備自王以示漢之藩輔尚存而陰沮姦雄簒逆之志使其終身不敢輙議禪代未

必不由孔明翊漢之功矣文龍又曰亮求救於吳而說以鼎足之說是置獻帝於無復染指之地斯又不然是時三雄並立孔明策天下之勢必至於分裂其言之不及獻帝非忘之也知帝爲操所挾必無可爲之理也且方求救而爲此言亦權宜之說耳攘除姦兇興復漢室孔明之心蓋無日忘之豈安於鼎足而無意於帝室者哉文龍又曰亮於獻帝遇害之後不能勸備如高祖爲義帝縞素發喪聲罪致討乃遽乘此即

帝位賞詩忠諫亮反怒而黜之斯言似也然以當時事勢觀之丕既篡漢漢統已絕向使備不稱帝則天下莫知適從人心無所係屬故不得不先正位號使天下曉然知漢之正統在此也斯舉所關繫者大矣彼賞詩者徒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爲比是特書生守文之論惡能識天下之大勢哉文龍又譏亮以管樂自許夫二子之事誠君子所羞稱亮蓋憤漢室傾頹姦雄割據故於仲之霸齊毅之強燕而寓意焉耳初不

暇計人品之高下也出師二表討賊之義爲漢之心可貫金石至今讀之猶足使人興起孰謂孔明急於功利私於所事而不明君臣之分者哉予恐好事者眩於文龍之說使孔明之心無以暴白於後世也故備論之

古詩絶句有同用韻加相和者至於律詩則未見也獨許渾之凌歊臺李遠之叢臺五韻皆同渾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

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生綠苔遠詩曰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雲遮襄國天邊盡樹遶漳河地裹來絃管變成山鳥弄綺羅留作野花開金輿玉輦無蹤跡風雨惟知長綠苔不但韻同而命意亦同斯爲奇矣

陶隱居好論仙家脩鍊事其註本草言禽魚草木近於博物然時有謬誤如謂鰻鱺爲鯢魚能上樹又云蛸能跳入虎耳甚者謂鵰鳥曰俗呼

老鴉此二物最易辨而謬以爲一則其他說之不足信者多矣

成化間吳有沈誠者嘗以子平源流辨說一通視予其略曰子平姓徐名居易東海人別號沙滌先生又稱蓬萊叟隱於太華西棠峰洞子平其字也子平之法以人所生年月日時推其祿命無不中者其源蓋出於戰國初之珞琭子稱珞琭者取老子珞珞如玉琭琭如石之義世有原理消息賦一篇謂是其所作然觀其文殆後

人僞撰非珞琭之本眞也珞琭同時有鬼谷子漢有董仲舒司馬季主東方朔嚴君平三國時有管輅晉有郭璞北齊有魏寧唐有袁天綱僧一行李泌李虛中之徒皆祖其術泌甞出游見農夫櫬書柳下問其姓氏則云管輅十八世孫視其書則天陽訣也泌既得其書又得一行所授銅鈸要以占人吉凶極有驗天陽訣予昔甞見之銅鈸要則不知何書也泌以是傳之李虛中虛中推衍以用之其法至是一變矣五代時

則有麻衣道者希夷先生及子平輩子平得虛中之術而損益之至是則其法又一變也子平嘗與希夷麻衣二人往復其學則不及二人遠甚子平沒後宋孝宗淳熙間有淮甸術士亡其姓名自號冲虛子者精於此術當世重之時有僧道洪者密受其傳或問其派系則云子平之遺術道洪後入錢塘傳布其學世俗不知其所繇來直言子平耳道洪以傳之徐大升大升者號東齋理宗寶祐間人今世所傳如三命淵源

定眞論等書皆其所著於是子平本書變易盡矣若按子平之法推筭於大升之時則多不驗葢覩文察變治曆明時各隨其時而改革故雖百年之間數術之說亦不能不異矧自大升之時上距子平已三百餘年其法不知經幾變矣或謂大升得子平之眞傳似是而實非也今人推命之術葢元人復推子平大升二家之法而演繹爲之者中間語及玄奧之際多引而不發非有所隱其實不可以言傳也第其人姓名不

傳意必避世之士嘗聞貫雲石學士及也先不花平章嘗造其廬以此知爲元人也以上皆沈誥子嘗謂祿命之術雖淺近然亦有理存焉不可盡廢顧今之談命者動稱子平而莫知其原沈所述頗詳故刪取其要以著於此

雷斧候雷震處掘地二三尺得之其形或似斧或似刀刃青黑色或紫赤色而至堅蓋陽氣入地所結猶星隕而爲石也本草云或言是人所造納與天曹此委巷之語耳

家鳧雖數百爲群止畜雄者一二每孳尾後雄者在水中逶羣一匝則諸鳧之卵皆可抱雛矣魚産子於水中草上雄魚以精徧遺之則子皆成魚造化生育之理若此殆不可曉

銀貯器中經火或輭如泥手可搓搦使之方圓長短銀工用火重鍛乃堅好如故吾鄉蕩東范氏曾有此事或云水銀入其中故也用火鍜則水銀去而銀復其性矣又鎔銀成液以乾荷葉入其中攪之則如炭燼人莫辨其爲銀也

予幼時見人掘得古銅器以鎔鑄他器亦能成形但應手破裂扣之無聲或云古銅入鉛更鑄之乃不敗蓋鉛能潤銅之燥也

胡孫脂人摘去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

左傳記四凶之號曰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杜預注渾敦曰不開通貌窮奇曰其行窮其好奇檮杌曰頑凶無疇匹貌饕餮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予嘗讀山海經天山有神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段成式酉陽雜俎亦援此文而以渾敦爲

混沌又云邽山有獸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竒神
異經云檮杌人面虎足猪牙饕餮身如牛人面
目在腋下又孟子注檮杌獸名呂氏春秋云周
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考古
圖癸鼎文亦有饕餮獸面觀此則不才子之號
皆取象於惡獸杜氏考之未詳而臆說耳
神仙傳淮南王安與八公之徒白日昇天雞犬
皆隨之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按史記安以謀
反事覺自剄死諸與同謀者皆族安素好神仙

黃白之術旣死而方士受其豢養者諱之故謬爲此言耳人畜固無升天之理天上亦豈容有叛逆之神仙耶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修短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蓋冬則陽氣實於下而地浮浮則天極入地多而日短夏則陽氣虛於下而地沉沉則天極出地多而日長地之升降而人不覺者猶蟻在巨艦之上不知艦之浮沉也

張子又曰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

得則飄揚爲雲而升于按說文曰雲山川氣也蓋起於山川而上浮於天者也地中之氣冬溫夏寒空中之氣冬寒夏熱寒處得熱氣熱處得寒氣則成雲譬如人口鼻中氣冬月始見熱處則不見也又如雪見日色氷在暑月皆有氣寒處則不見也故陰陽相得而爲雲二氣不相得則不成雲矣得而不相持則不成雨矣

陽麗乎陰而爲電陽爲陰脅則成雹陰爲陽薄則成霰陽不應陰則爲霧又曰陰陽相亂而爲

霧亂者雜而不和之謂也陽淫乎陰則成虹

一陰一陽之相合猶夫婦正感而生育其或陰陽二氣合於此處日之陽氣復從他處射來陰又受之譬如一女而遇二男必不能交合矣故虹見則雨止也故朱子曰虹者一陰而受兩陽似有血氣之類蓋天地之淫氣不當交而交者也

天裂則陽不足

天中有時分開其形如日其色赤其長竟天須臾即合俗云天開眼然多於夜見之不見於書

地震則陰有餘

地道宜靜不宜動動則陰道之盛壯也時必有陰乘乎陽之事

諸儒皆云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此說恐非至當之論予嘗讀史氏管窺曰月亦自有光但月之光陰光也日之光陽光也日月有時同在天中

而月黯然無光者爲陽所奪也譬如燈燭至夜則明燈燭有所借乎此說較有理

博物志云唐公𦎟房舉宅升仙雞犬皆從之惟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悔一月三吐其腸此妄說也信如所云鼠則不淨矣雞犬獨淨乎按字書鼲鼶鼠屬一月三易腸斯蓋其種類然爾

今人祭鬼祟則作草船設祭物於上而送之嘗觀昌黎送窮文有縛草爲船之語世俗所行無乃昉乎此邪

易大傳有曰游魂魂爲變今世卜筮家有游魂歸魂之卦亦盜吾易書中語耳

劉夢得賦金陵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而摭遺所記遂有王榭航海至烏衣國事其附會淺妄乃爾眞可發一笑也

元至正庚子嵊縣祝某妻胡氏妙端爲苗軍虜至金華縣胡義不受辱嚙指血題詩壁上赴水死苗帥嘉其節爲立廟祀之時又有山陰潘妙圓爲紅軍殺其夫徐某妙圓赴火死或云其死

時嘗題詩瓦礫上云云事聞於　高皇帝疑其
蒼皇之際不暇及此今有司再三審覈事則實
而詩則人所僞撰也故止旌其門而不及廟祀
臨安錢宰作傳削去此詩其文頗典實得體他
作用之者皆俗弱不足觀大抵文人見節義之
事惟恐其不傳且著故競爲浮詞反至失實如
此類者多矣然則紀事者亦安用文飾爲哉

中庸首章三言子思之意亦專言人耳朱子注
乃兼物則其說有難通者且如虎狼蛇虺之類

率其性亦惡而已何道之有天固未嘗以此命之聖人脩道之教亦安能施於偏氣所生之物今異域夷狄則難使之率化況蠢然之物類乎至如雞司晨犬吠夜亦何待聖人教之朱子謂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品節云者施諸人可也物之性亦欲使其無過不及則無是理也二十二章言盡物之性朱注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是亦聖人能使天下萬物各

得其所之意非教之率性以盡道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請討胡氏謂仲尼此

舉先發後聞可也先發後聞謂魯則可謂仲尼

則不可蓋位非齊臣身又在魯時已致仕權不

在已何所恃而發乎以哀公爲君猶不能詔三

家以討賊而謂仲尼能之乎大抵孔子此舉不

問事之成否魯之從違其爲綱常慮則深矣縱

三家與陳氏聲勢相倚而沮其謀然因是而使

人知弑逆之當討爲天下所不容雖一時幸免

而其罪終不可泯一請討之間名義凛然綱常不墜其功盛矣亦何必曰先發後聞者云哉

今人死而殯者其柩首皆外向近年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喪獨以柩首向內意欲矯俗然予觀禮記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孔頴達疏云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也今斯人所行自以為是豈其讀禮之未詳邪

洪邁容齋四筆云三代之禮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漢元始中王莽改爲合祭自是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祭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詔博議於是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爲一說逮蘇軾之論出群議盡廢其文載於奏議集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惟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

異數夫祀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
親可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
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
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今按昌齡之說與
軾議正相反邁皆以為至當其於二者之間似
無可否故兩存之然其意則實右昌齡之說也
予嘗觀之易文言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聖人作易未嘗不以
地配天也蓋天地以陰陽對待之體論之則如

夫婦以生育萬物之功論之則如父母故天子合祭天地於圜丘正如人子祀考妣於一堂之上孰謂考妣不可合饗邪位雖高卑何害於並列禮雖異制何害於並舉且坤順承乾陽施陰受自然之理也謂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可乎夫至理根於人心此禮之由中出者而儀文其枝葉也天子奉天事先其大本在乎仁孝誠敬至於制度節文則隨時損益豈必屑屑求合於古耶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

能饗親斯言盡之矣

濯纓亭筆記卷八

濯纓亭筆記卷九 辨物

長洲戴冠章甫

諸名香多出海外占城暹羅眞臘爪哇諸番國伽南香一作竒南香有金絲伽南爲最上品艾葉伽南次之旋風伽南特僞者耳

沉香木斫斷歳久朽爛而心節獨存置水中則沉故名

安息香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作香

金顏香亦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其中如雪白者佳夾砂石為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占城蒲剌加貢物內有金銀香疑即金顏香也

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耨盛之以瓢碎瓢而爇之亦有香氣名篤耨瓢

麝香木氣似麝臍故名

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速

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黒者爲夾箋
乳香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於外凝結而成有
滴乳瓶袋黒榻纏末諸名凡十有三品
羅斛香氣極清遠亞於沉香
薔薇水即薔薇花上露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
取其花浸水以代露故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
翻搖數四其泡周旋上下者爲真灑衣上香氣
經歲不歇
片腦樹如杉檜取之者必齋沐而往以成片似

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脚腦速腦米腦糠腦扎
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
蘇合油樹中所生膏也可入藥出西域或云是
獅子糞非也
阿魏有二種出三佛齊國者樹不甚高土人納
竹筒於樹杪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
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採時繫羊樹下
自遠射之脂之毒著羊羊斃即爲阿魏出西域
者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生取其

汁熬膏爲之

玉出于闐國五色皆有之黃如蜜者難得綠色者即結綠尤難得

犀有通天犀其中一點透明者是也有蜜犀色如蜜又有黑犀蝴蝶犀魚兒犀玳瑁班犀

鶴頂乃海鶴頭用鐵板夾之椎擊成片其喙骨黃而頂骨赤以赤嵌入黃中截之爲腰帶滿剌加國有金母鶴頂

玳瑁狀類龜而長其足有六後兩足無爪有撒

豆斑玳瑁最佳

碼碯有水凝纏絲二種大抵紅色鮮明者為上

水晶碾為珠如龍眼大向日亦可取火不必火燧也有水晶又有銀晶日本國水晶有青紅白三色

瑟瑟蓋即今俗云碧瑱子耳

猫睛旋轉有光一線不散四面如煮酒色者為眞然必視其背面不空者佳又有一種放光石兩面碾令瑩滑可作猫睛之贋者

珊瑚有赤黑二種西番及海外諸國俱有之生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漸長變黃以絲繩繫五爪鐵猫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初得形體直而肌理軟膩見風則曲而堅變赤色者爲貴失時不取則蠹敗

郎君子石狀如縮砂碎片用瓷盆盛醋於中取其石分置之逡巡便合子嘗親見之物類相感正如磁之引鐵珀之拾芥耳

自然銅生山石間其色青黃如銅不從礦鍊故

有是名善治禽獸翅足之損折者與赤銅屑能
銲人畜之骨功力相等
不灰木石類也而木性猶存故可燒而不然或
有松化石幹甲宛存皆此類也
鎖伏又名梭服以鳥毳織成紋如紈綺出哈烈
及滿剌加國
撒哈剌亦以毳織之蒙茸如氊罽有紅綠二色
西洋布幅廣有至四五尺者二種皆出海外瑣
里錫蘭山諸國

洞被出貴州黎平府以苧布爲質以綵線挑刺成之

吉貝樹名其膚如鵝毳抽其緒紡之爲布亦有染成五色織爲班文者

獅子一名狻猊產西域阿术河邊葦叢中七日內未開目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服矣

福祿似驢而花紋可愛出忽魯謨斯等國

火雞夏官正郎汪時用言成化間外國進火雞二狀類雞而大毛羽黑而稀擲與熾炭即啄食

之

錦雞產嶺南毛羽采色絢爛畜之者宜以土屑與漯浴不然久則生虱而死作籠宜寬大仍作一木函盛沙土於中置籠下然後去籠底任其戲浴

鸂鶒堆烏名即天鷁也俗呼爲告天此鳥且飛且鳴直至雲表力盡斂翼復墮故處正如水馬兒終日行水上而不離其處故蘇子瞻有鸂鶒堆水馬兒二詩唐明皇以鸂鶒堆吹爲曲調似

其聲之啁哳也今人以銅角吹海東青擒天鵞類此

鉤鵅爾雅云鵅鵋䳢郭景純云江東呼鵂鶹爲鵋䳢今俗呼猫頭鷹相傳云作笑聲主有人死予在紹興時與山陰會稽二邑校官五更陪祀文廟此鳥忽從空中笑而過後三日山陰賴教諭暴卒於南鎭齋廬中信其爲不祥鳥也

鸀鳿如鴨而大眼赤喙班漢有鸀玉觀見宣紀又司馬相如賦鴐鵞鸀玉古詩鸀玉雙飛水滿

塘即此蓋古字省文也謂屬玉爲鸀者非是

魚狗鳥一名魚虎能食魚毛翠可愛有斑白者亦能水上取魚

鶴足折者以自然銅燒紅淬酒中灌之用薄木板縛定傷處以竹籠盛鶴懸之空處使足不著地待瘡愈乃下之否則走動其傷處治亦無效矣

鴈初獲時用物纏束曰巾子弋人家長幼聚坐遞相傳送四五日日夜不止則江湖之心息而

可豢養以爲媒矣

雞去腎尤畜之數年者能療瘵疾然此物性好宿高處若在平地則爲[?]細食少而易死法當以木作杙高四五尺許令至暮棲止其上則可久

畜

猪熱病不食以土硝調水一二盌灌之立愈菜油亦佳

馬駒逐牝無度遂瘠不能鳴類人之瘵疾馬醫燒地令紅用水沃草薦覆地束馬臥於其上以

絮被覆之令出汗馬輙嘶鳴而疾去
秋日未出時不宜放馬草上有袞青蟲小如蛾
蠓跳躍如蚤誤入馬目目閉而蟲不得出人知
而去之則無患否則馬目流淚不止久則矓子
青盲而成痼疾此蟲一遇日高露晞則藏伏草
下畜牧者宜審之
霜降後不宜用罾網入魚池驚散魚著則魚畏
寒而不長
埤雅釋鮒魚云本草所謂鯽魚一名鮒形亦似

鯉乎按此即所謂土附魚與鯽魚不同色黑而鱗細巨口如鱸以多在淺水附土而行故名田間濁水中僅能容身亦可活故莊子云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爾易曰井谷射鮒程傳釋鮒曰或以爲蝦或以爲蟇程沙隨以爲蝸牛皆非也土附本草作土父主治小兒差頹差頹者陰核大小也

⿰魚央⿰魚乚音央軋形似鮎而小有戟橫於腮後能刺人一名黃頰魚

鯸鮧魚即俗云河豚其肝與子及脊血皆能殺

人橄欖蘆根汁解之鱖魚即河豘中小者其色青黑一名青鱖食之立死其毒甚烈無物可解

癩魚出福建一名石鉅頭如龜身如蝦蟇而微紅有足爪背光腹下點點如瘡癩痕生海邊山石蚱中味脆美

土筍活物亦出福建如蛹而黑色立生海濱沙土中能動搖其狀極可惡然不可多得人或掘得之則煩撋以去其腹中沙土色瑩潔如雲煑糜爛而凝之味極珍美

秧蟲出廣東生水中色如柿核而圓匾爇油釜而烹之則其色如煎鴨卵

璅蛣似蚌而匾腹有小蟹爲璅蛣出求食蟹飽歸腹則璅蛣亦飽蟹出不歸則餧死俗呼爲海鏡今人取釘窓戸曰蠣殻者即此物也

寄居蟲類璅蛣海濵羸蚌之屬肉已化去而存其殻他蟲來穴其中故名

兩頭蛇諸曁山中有之其行頸皆向前一上一下如兩枹擊鼓之狀其疾如風人多見之不以

爲怪
蝮蛇俗呼地匾言與地同色而形匾也鸛最善食蛇然食蝮則潰腸而死此蛇不卵生子齧母腹而出有鸛食蝮鸛死小蛇皆從鸛尻後出其毒最猛人被齧者著手斷手著足斷足不爾則周身糜爛矣古詩云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謂此釋典云虺蛇及蝮蠍氣毒烟火然亦指言此類之酷烈也
蜥蜴蝘蜓蠍虎形狀相類而其實不同蜥蜴青

色紅吻生水澤山磵中長可盈尺而四足蹻絶夏月善銜水吐雹噓氣作雲者是也蝘蜓亦青色生草中而差小類蠍虎而體圓蠍虎則蒼色而善緣墻壁不能齧人宋人小說記熙寧中京師旱禱雨不能盡得蜥蜴以蠍虎代之入水即死民歌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恁昏沉怎生得雨以此觀之則蜥蜴生於水與蠍虎陸生水死者不同明矣又有生竹木陰翳處長可二尺而細於指其尾長於身此物齧人立死越人名

五步吳人名七步皆甚言其毒人之速也吳俗又呼望板歸者謂其齧人則升木望人買棺殮尸字林云䁥聽似蜥蜴居樹上齧人上樹聞哭聲乃去疑即此物也

蝸牛螔蝓音移俞也似蛞音闊蝓而背負圓殼人驚動之則縮入殼中蝸牛負殼而四角蛞蝓無殼而兩角二物皆生墻壁陰濕處或謂蝸牛爲老蛞蝓非也

蠮音緊螉鄔孔切如蜜蜂而黃多在人家土壁孔中

及壁蘆管中作窠春月纔晴暖便飛出作螉翁聲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謂螟蛉桑蟲蜾蠃蒲盧也郭璞云蒲盧即細腰蜂俗呼蠮螉蓋此物能負他蟲之子養之以成巳子于門人華存忠嘗見一蠮螉銜蠅虎五頭入壁蘆中皆仰而不動五七日後悉化去惟蛻在焉物類相制而變化不測如此

蜜蜂從西家分過東家則蜂盛東家分過西家則蜂少

濯纓亭筆記卷九

濯纓亭筆記卷十 字義

長洲戴 冠 章甫

銀一錠當作鋌若錠自是温器今人多誤用此

盌音海今人家酒席上盛酒大甕曰酒盌

脬吳人呼陰囊爲脬音普交切字書脬膀胱也

箹音剥手足指節作聲通作肑

腪音順猪腹中脂可以練帛今吳中織染家皆用之

臏毗忍切去膝盖刑與刖足之刑異刖即 國

初用重典時所謂截脚㪍漢書所謂斬左止斬右止也

畬一音余三歲治田也一音奢火種田也古詩五月畬田收火米宜讀曰奢

王溫舒傳伯格長史記索隱伯音陌格音落言阡陌村落之長若里胥黨正之類爾顏師古漢書注讀伯如本字云伯長帥之稱非也

宋德祐主名㬎絲在日下字書作縣今作㬎呼殄切與顯同端宗名昰即古文是字若作昰則

字書無之蓋曰字之下正字之上當有一字而
書者脫之耳嘗聞皇家子孫衆多其命名取偏
旁上下相同者已盡則命儒臣製字不必字書
皆有三國志吳主孫休自制四子名長𩅦音灣次
𩃬音觥次𠅨音莽次𡨧音褒皆字書所無也
攢宮之攢當作菆菆記曰菆塗龍輴菆塗謂殯也
菆聚也聚木蓋櫬而塗之也謂菆爲攢者但取
攢聚之義相同然不若用菆字爲正
釋典中南無字讀曰拏奴下切謨音麻葉夢得云夷

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南膜者若云居南方而拜耳南無祭謨皆其音之譌也

芀笏二字並音勒芀香草蘿芀也笏竹之有芒刺者植爲藩籬則鹿豕不能入可防寇盜廣東肇慶之新興縣宋紹興中州守黃齊所植笏竹城是也今貴州地産刺竹疑即笏竹耳吳人呼棘曰刺笏音如力恐亦此義

霏雪録云唐人悼工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當讀如弼今吳人呼枇杷之枇亦然蓋取其

音短而便也

足械曰桎手械曰梏又曰拲即今杻也若以鐵鎖罪人足則曰鈦曰鋜今謂之脚鐐鐐有平去二音皆白金之美者不知自何時用此字如北方馬冊牝馬曰騍馬字當作課史記平準書所謂亭有畜牸馬歲課息之是也騍字韻書無之官府文移中俗字最多皆吏胥輩一時杜撰耳

俗呼絲叚爲紵絲然紵乃麻屬緝以爲布者詩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杼又綿絮裝衣者漢書

紵絮斮陳滌其間音貯皆非其義嘗讀王瀞曰士不衣織釋文音織爲志注云染絲而織謂之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字書織字入志字韻注云錦綺屬引禹貢厥篚織文周禮玉府文織則紵之當爲織明矣

餳糖之餳當作饗傳曰大飲賓曰饗此物蓋大饗賓客則設之故云吳人誤作餳甚無謂又有俗儒爲人作劉子多書韻糖蓋以饗爲音餳也尤可笑

鄭㭉莊先生嘉越之名儒也每書㭉作柹蓋柹自音沸削木札也人謂其一生不識巳號吏部侍郎章公敞字尚文然敞字從攵攵與攴同普角切小擊也而字尚文甚無謂人謂其一生不識巳字又甞見進士登科録中有名裕者其兄弟則名福名祚蓋不知從衣從示之辨也

今人呼事在成否兩難之間者爲𡯁尬上音兼下音介按字書𡯁尬行不正也

蜀人呼平川曰塓今官府稱堰水之處爲堨字

書作壩埧俗字也史云齊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稅格日可增倍注曰築土截河障水曰埭埭兩岸樹轉軸凡船欲過者以緶繫船尾以牛繞軸挽之名曰牛埭按此則今壩之制是也若從古當呼作埭耳

豚拍俗呼豚白按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豚拍注以拍爲膊謂脅也釋文云拍音博

窀穸字皆從穴即受棺之竈毛晃增韻云墓穴

是也從乇從夕皆諧聲若會意則言人此穴永
安體㒲如長夜耳杜預注左傳窀穸之事以二
字直作長夜解非也
宇宙字皆從宀彌仙切言天形垂覆若居室然也
淮南子云往古來今曰宙非是
枕燈俗書作魫當作枕魚首骨也本草圖經云
青魚頭中有枕骨蒸令氣通暴乾狀如琥珀荆
楚間取以煑拍作器皿甚佳今用以爲燈即是
物耳魫自音審魚子也

湛一音浸內則湛諸美酒一音丈陷切露貌詩湛湛露斯一音沈溺也深也相如傳湛恩汪濊一音尖禮記湛熾必潔一音耽詩和樂且湛一音以甚反木華海賦跣踔湛灤李善注波前却之貌

𤺺音絞腹中急痛也蘇人云𤺺腸沙即此俗作疞

齺齷二字俱五鍇切上齒牙缺也下器皿缺也

幠音廡說文帷也今房室中門以布隔內外者

當用此字

敦字凡九音義並不同詩曰敦彼獨宿則音堆獨處不移之貌敦彼行葦則音團聚也敦弓旣堅則音雕畫也又音對器名内則敦牟巵匜又音導覆也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又音準周禮内宰出其度量敦制又音沌左傳渾敦注云不開通貌又音頓豎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又爾雅丘一成曰敦丘班固賓戲欲從敦旄而度高乎泰山又音墩敦厚也

涎魚覿切俗云坑涎牙涎即此盖汗穢查滓積久而附著於物者

囪音聰竈突也俗呼烟囪

西人織毳爲細褐俗呼爲絨恐當作毧字書氉音栗毧如容切闒也絨細布也

哯音演小兒食乳既飽口中流出餘乳曰哯乳

鎪音嗽鐵蝕也今人呼鐵器上生黃衣曰鏽即此字本草作繡

珠古人謂石之美者曰珠廣雅謂珊瑚琉璃皆

曰珠故瑹字亦在玉部

䨨音衝內經曰陰陽䨨䨨今本作衝衝

骶音帝脊骨之窮處其下則尻也博雅云骶背也非是

睾音高男子陰核曰睾丸

䵺音力今吳人呼野梟之小者曰䵺頭

龍鍾當作躘踵小兒學行貌老人行動之狀似之故云

字書有甚謬者如玉篇一書貝部當收寶字乃

收入宀部宀部當收賔字賢字乃收入貝部二字之義與貸貝殊不關涉也臤部臤字戸千切與賢同音反不收賢字工匚本無大異匚下體切匚甫王切匚部中有匬字余主切器名受十六斗匰字丁安切宗廟盛玉器匚部中有區字烏侯切器名受斗六升医於計切盛弓弩矢器字畫形像既同其義又同何乃分作二部此類頗多姑舉一二爾

濯纓亭筆記卷十

禮記集說辯疑

長洲戴冠章甫

曲禮

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雖安安而能徙義愚謂安安者平居無事隨所安而安也一遇事變即當隨時處中遷改其素若仍安於所安則有所溺何以能合義乎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可謂安安一爲女樂所沮則託膰俎不至而去是

能遷也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

負販以力行貨於道路者不必如集說分爲兩事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陳氏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愚意不以隱疾亦爲其非美稱耳不爲常語易及也觀士冠禮三加祝辭如壽考維祺介爾景福等語則古人待子之意可見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偏側也心有所憂不敢當席危坐而爲容也專獨也有喪之席服有輕重或苫或素與平時之重席不同故獨坐一席而不敢與人共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陳氏謂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云云愚謂君大夫過宗廟皆當下不當式故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豈直撫式而已乎此蓋言上下相遇於途尊者欲下未下而撫式以爲容

故卑者下之以加敬也

招摇在上急繕其怒

招摇者招颭摇動之貌與史記招摇市過之之義同蓋行師必以旗幟爲先左右前後之旗各隨其方色招摇於行陳之上作士氣以敵愾也謂招摇爲北斗七星者非是

檀弓

孔子惡野哭者

野謂鄙野而無節文非在野之謂也墓多在

野外送葬省墓安得無野哭況孔子亦有所
知吾哭諸野之言乎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
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
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妻之兄弟非爲其父之後者則已雖無父亦
當哭諸異室不當哭諸適室而疑於無別又
不當哭於妻室而疑於父在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

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有殯時哭有常位若即於常位而哭所闕之

喪則嫌於無別而不專矣故哭於側室哭於

門內之右以示其哀之有在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陳氏曰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

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

女共尸愚謂禫祭以前人或俱在父母服中

故有異尸異几之禮若入於廟則女無用尸

之禮矣是何也男女各異而稱爲夫婦覸然同坐而受飲食此何等禮也其曰某妃配者亦祝辭云以某妣配某考合饗云爾非男女共尸也覯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之詞亦止是祖考之尸所傳未嘗及妣則妣不用尸明矣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

望望引領瞻眺之貌若作往而不顧則與下

文旨意不貫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而去其有聲之

一籥此說爲是

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嘗巧者

乎則病者乎

疏非集說是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

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

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疏與左傳註皆非集說是况檀弓多言喪禮則忌是忌日無疑也

孺子𪏆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撥必非是綍若綍則常人之柩皆有哀公何爲問之此必天子諸侯所用之禮非所宜施於孺子𪏆者故哀公疑不敢用而問之也方氏謂以手撥揄沈而灑於道爲設撥者近之

然恐榆汁或有器盛之或有器播灑之葬而陳此二器爲設撥未可知也

王制

民無菜色

菜色言民饑則色病如菜耳非謂食菜則色病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此言君臣凡有上下尊卑之分者皆是葢獄

訟之間有父子相隱之情有君臣相諱之義聽訟者當原之而不窮其情並之而不班其義權其輕重以即天倫也原父子之情如今世親族得相容隱律之類立君臣之義如奴婢告家長比同自首律之類集說謂刑亂國用重典爲立君臣之義則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之解不倫於經文以權之三字亦無意味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又再也黄東發曰三又者寛之又三也愚謂
今之死刑三覆奏亦古之遺法鄭氏謂又當
作宥者非是周禮一宥再宥三宥之說漢儒
傅會也經文止是又字其義甚明若曲宥有
罪之人而啓其倖脫之詞則舞文弄法之姦
興而優柔不斷之禍成矣何以謂之王制哉

曾子問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云云
壻免喪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壻不

許猶之可也下云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若謂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則尤乖繆不通矣此禮殆不可曉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君子乃知禮之君子通上下而言蓋謂為君知禮必許人臣致事終喪而不忍奪人親親之心為臣知禮必欲致事終喪而人不可奪其親親之孝此與雜記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同意集說謂君子指人君則於

亦字有礙矣

文王世子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經文旣曰必有合也又曰凡大合樂則合是合樂無疑矣謂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者非是

禮器

燔柴於奥爂 夫奥者老婦之祭也

陳氏引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信如此說則實柴之祭宜專於大火之神矣安得兼日月而言也況此經文但云燔柴不云實柴又何必牽合爲說乎要之弗綦不過見古人有燔柴之禮故不知而誤用之於奥耳非謂祭火神而燔柴也

郊特牲

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凡祭必用牲牲況祭上帝乎牲之牝者雖童弗用況孕者乎記禮者之言若此陋矣

內則

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

容臭即今婦人之香囊容納香物於中者庾氏云臭物可以脩飾形容者非是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古注云善兄弟爲友娣姒猶兄弟也故亦曰友石梁王氏謂友當作敢然直作友亦通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敵耦者相抗齊等之謂即下文並行並命並坐之類劉氏分任均勞之說非也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此申說上文不敢敵耦之意若介婦平日事冢婦之禮自應如此何待言哉蓋舅姑不命冢婦而命介婦非私愛必以其能也婦人挾才能而恃寵愛者多陵慢踰節故教之以禮如此上言冢婦承舅姑之命不可以尊而凌

畢此言介婦承舅姑之命不可以下而抗上

衣不帛襦袴

襦袴下體之服帛貴物也童子未至成人故襦袴不可以帛製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況下體之賤服乎古注謂太温恐傷陰氣者非是

玉藻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君未有命言雖賜之而未有使之乘服之命
也上下文義相屬舊注自作一義說者甚無
謂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
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
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端行弁行端端謂玄端弁謂爵弁皮弁各稱
其服此說為是若以弁行為急行則與疾趨
則欲發之意同而與下文執龜玉之說不類

矣

大傳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此言子孫用恩愛自父母等而上之以至於高祖則恩愛漸輕而服亦爲之輕故名之曰輕以禮制恩曰義服盡於高祖自高祖以上則無服是以義斷制之也以此斷制之義從高祖有服之親順推而下至於父母則恩愛

漸重而服亦爲之重故名之曰重是則親親之恩漸遠則漸輕漸近則漸重一輕一重乃人道自然之理也疏說其義漸輕以下謬甚

少儀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其未有燭是宜有燭而未設之時蓋將昏之頃也此時而有後至之客則主人歷舉在席

之人以詔之恐其昬而不能徧識也若暫與
席而道相之亦然凡爲主人必親執燭抱燋
以敬客客起而辭謝不敢當禮然後主人以
燭燋授人方主人執燭之時辭讓歌詩之事
皆不暇爲必俟以燭授人之後而可爲也若
曰以暮夜而畧此三事則賓主辭讓之禮行
於晝而不行於暮矣豈古人燭不見跋厭厭
夜飲之意乎授人句絶執燭二字當屬下文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大夫士蓋諸侯公族之仕於朝與夫人有朞功之服者或大夫士之母妻與夫人有私親者故夫人得往弔之然主人出迎見馬首而先入夫人既出主人送於門外而不拜盡事

上之敬而不敢與夫人交禮所以嚴男女之辨也夫人自以世子道引而又視世子而踊其以禮自防亦至矣聖人制禮之合人情而曲中其節也若是哉疏謂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其說未盡

敖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王氏謂此禮不可從朱子亦云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引蟲蟻非所以爲亡者

慮久遠也愚謂古禮之不宜於今者不特此而已若楔齒飯含等禮亦不可從蓋齒既楔開則頷骨冷強不可復合又以濕米實于口中徒益尸之腐殨耳此雖人子不忍死其親之意然能於沐襲殮葬之類而盡心焉則此雖不用可也

祭義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

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禴有樂而嘗無樂

春雨露既濡天地有發生氣象孝子履之因念其親而如將見之亦若萬物乘天地之氣而復生也霜露既降天地有肅殺閉藏氣象孝子履之因悲其親之隨物澌盡而生意不復也蓋樂由陽來故春夏之祭用樂者是迎父母與生氣俱來而如將見之秋冬之祭則無樂者是送父母與生氣俱往而哀其不復

此君子所以合諸天道也春夏爲伸爲來秋冬爲屈爲往陰陽之理鬼神之德也鄭氏謂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非是吳澄曰春夏陰陽之出故樂以迎其來秋冬陰陽之入故哀以送其往是以禘有樂而嘗無樂

表記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

口譽者以甘言說人而無實心即下文所謂口惠而實不至者也若問人之寒則衣之問

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則言出於心而非以口譽人者矣民安得不興起於誠信乎集說謂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於本意不切

緇衣

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易事者好惡章志而平易近民也易知者民自作愿而心無反側也若如呂氏說則偏狹矣

卷終

濯纓亭筆記跋

戴先生為吾父奉政公師余少猶及識之間嘗求其遺文未得也頃同年陸給事子餘得其所著濯纓亭筆記十卷手校寄余山中余為刻梓將以貽諸同志者先生文學優贍早有聲稱吳下而坎壈終身仕不過校官時論惜之然余以為

自昔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數若先生者天厄其遇而昌其辭今觀其所論述大抵崇正闢邪拓意明切使人而然興起至於辨析名物雖若瑣屑而有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不誣也於乎是亦足以傳矣昔韓吏部稱柳河東云斥不久窮不極其文辭必不能自力

以致必傳於後雖得所願為將相有不以彼易此者然則先生亦可以無憾哉是編舊題隨筆類記故少御都公玄敬為易今名蓋濯纓者先生所自號云無錫華察

書于碧山精舍